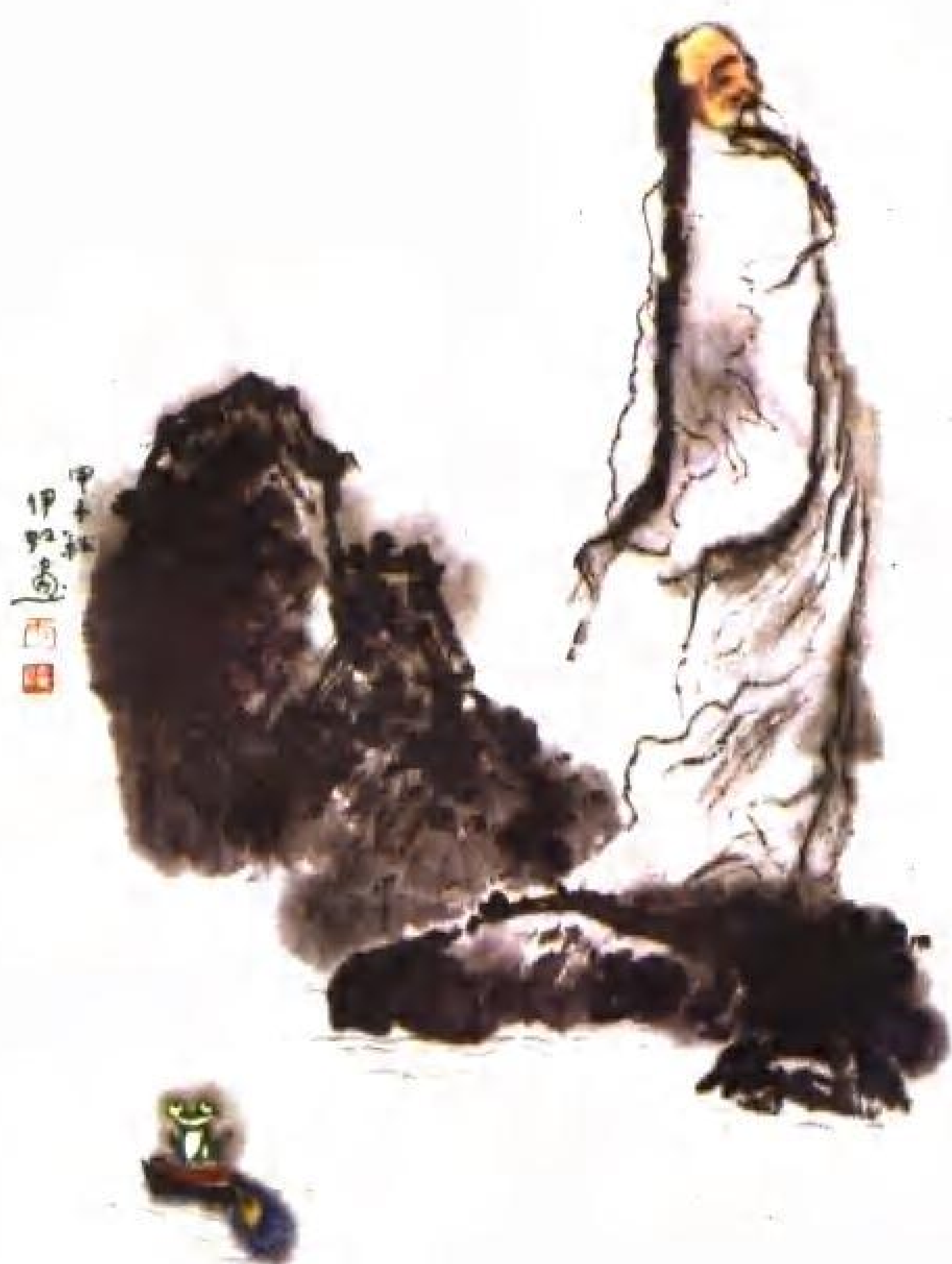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怪人鄭板橋

通俗文學叢書

47.4
=2

怪人郑板桥

许凤仪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625 字数: 116千字

1985年4月第2版 1985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87,100册

书号: 10088·843 定价: 0.68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中进士山东任知县 (1)
审石头财主受警告
- 第二回 三仙庵巧断风流案 (23)
地头蛇谋设簸箕轿
- 第三回 有情之人终成眷属 (47)
见义勇为少年得妻
- 第四回 修门楼有福破财 (66)
卖“扁担”广四翻身
- 第五回 挨板子自作自受 (84)
递状子反触霉头
- 第六回 索字画大臣遭奚落 (103)
开粮仓太爷被罢官
- 第七回 艾师爷巧设狗肉计 (122)
郑板桥一怒撕字画
- 第八回 写寿联总督受嘲讽 (147)
砸画店怪人回故乡
-

第一回 中进士山东任知县 审石头财主受警告

郑板桥康熙年间中秀才，雍正年间中举人，乾隆年间中进士。考中进士是四十四岁。中了进士不等于有官做，要等。俗话说，荒年饿不煞手艺人。郑板桥会写字作画，他就在扬州边卖画边等。等了五年多，五十岁那年，才到山东范县当了个七品芝麻官。

从前，官老爷上任，要多威风有多威风。四个人抬的大轿，走起来颠颠的，晃晃的，叽呀叽呀的。后头张旗护卫的，拿的水火棍，扛的回避牌，浩浩荡荡一大趟；前头就更威武了，鸣锣喝道的喉咙特别大：“县太爷驾到，回避！”老百姓望见县太爷的轿子来了，一个个吓得急忙躲开。如若不躲开，挡了道，就倒大霉了，抓到衙门花钱吃官司事小，弄得不好头还要玩掉哩！所以，无论何时，县太爷的轿子一出来，街上的人就跌跌撞撞、争先恐后地回避。照理说，郑板桥头一回上任，更要威武一点。嗨，这个人才怪嗦！他一不要坐轿，二不要鸣锣喝道，三不要前护后拥保驾的。他骑了条毛驴，带了个书童，一捆行李几包书，外加一张琴，进了县衙的大门。

县太爷上任的头一桩事，应当休息休息，熟悉熟悉情况。他不。他的头一桩事就是叫差役喊几个瓦匠来，把县衙

又高又厚的墙壁凿几个大洞。瓦匠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见县太爷为人随和，便怯生生地问道：“老爷，我们范县虽说不大，县太爷来来去去换过不少人，每回县太爷来了，总得把个衙门的院墙修得高高的，刷得漂漂亮亮的，出出新。您却要把好端端的厚墙凿得洞洞眼眼，是何道理？”郑板桥捋着胡须笑嘻嘻道：“县衙与外面隔着几尺厚的墙，新鲜空气吹不进来，衙门里头的齷齪空气出不去，不把我老爷闷煞？”瓦匠一听好玩呢，又说：“咦，以前的县太爷，少不说嘛，我们也见过十个八个了，他们为什么都不嫌齷齪，唯独老爷您嫌齷齪？”郑板桥仰天大笑：“以往的县太爷偏爱污浊空气，你们进去看看，一个个房间霉毛长得多长多厚！我老爷生来喜欢清洁，不喜欢齷齪！”瓦匠连连点头，心里暗称“怪怪怪”，从此逢人就说：“怪老爷来了，一定要做出不少怪事来的！”

郑板桥上任以后，与众不同，瓦匠说他怪，地方上的官绅地痞也说他怪。瓦匠说他怪是因为墙上凿洞；官绅地痞为何也说他怪？原来这范县城池不大妖风大，他们自己订了条歪七歪八的规矩，县官上任，第一着就得拜望本县的大财主大绅士和那些地痞流氓。不然，他们就串通起来捉弄你。郑板桥就这个拗脾气，不阿奉这些权贵，更不用说设宴招待这些地头蛇了。照这一说，郑板桥整天关在屋子里不出门了，不是的。他喜欢到乡下去走走。每次下乡都穿便服，自由自在，舒舒服服。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《喝道》，谈他下乡的情景：

喝道排衙懒不禁，芒鞋问俗入林深。

一杯白水荒涂进，惭愧村愚百姓心。

城里的财主、地痞看见郑板桥常朝乡下跑，就是不朝他们的门上跑，渐渐地犯起疑来了：你郑大人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？如若是怕我们，早就该登门拜访了；如若是架子大，我们倒要你把架子落下来，不光要落下来，还要叫你落到地，爬也爬不起来。

这些人心毒手条子辣，心里想到，嘴上说到，手上就做到。一天，郑板桥出去办公务，坐的轿子。回转的时候，已经傍晚了，肚子也饿得唱戏了，他就催轿夫快点走，早点回到府里，弄点东西填一下肚子。可是，轿子到了衙门口，走不动了，衙门口呜呜呀呀地乱喊乱叫，衙役把嗓子喊哑了，也不中用。县太爷郑板桥坐在轿子里头，心里就想：我县太爷的轿子来了，他们都不让，怪噪！他就轻轻掀起轿帘朝外一望，啊唷喂，只见街两边吵吵嚷嚷拥过来一帮人。他们一边高喊：“县太爷来了，迎接县太爷，闲人让开，闲人让开！”一边又在起哄，把个衙门口堵了个严严实实，水泄不通。郑板桥就这么扫了一眼，心里有数：他们想搭台子演戏了，我倒要好好留心看下子哩！

郑板桥心里正想着，轿帘还不曾来得及放下，忽然听见“叭”的一声，接着就听见有人嚎叫，不干不净地骂起来。

原来这街两旁有摆小摊子做生意的，有卖针头线脑的，有卖煎饼油条的，还有修桶的，补锅的，卖狗皮膏药的。他们一见到那帮不三不四的家伙一吆喝拥过来，晓得没得好事，早点让，早点让！手脚快的收起摊子就躲开了，没得事；无巧不巧有个卖稀粥的老汉手脚慢，来不及躲让，被这帮寻事惹非的财主、地痞流氓有意挤到墙边上，那粥罐子不偏不倚撞到一块七棱八角的大青皮石头上，“叭”的一声，罐子摔

得粉碎，粘糊糊的稀粥泼了一街，溅了老汉一身。连眉毛胡子上都溅上了稀粥。一罐子粥费事巴巴的烧出来，一文钱还不曾卖，连罐子带粥全完了，不是冲家了么！老汉正在懊恼，忽然一个满脸大麻子的家伙，跳到老汉面前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上去就是“叭叭”两个耳光，把老汉打得懵住了，旁边当然有人为老汉打抱不平的，两下就顶碰起来了。一些财主地痞流氓趁机大吵大闹、大喊大叫起来。顿时县衙门前乱哄哄的，嘈杂杂的，如同滚开的粥锅，沸起来了。

郑板桥起初眼睛一扫有了七成数，现在细细一望有八成数了。他随即吩咐“落轿！”四人小轿稳稳当当往街当中一停，郑板桥轿帘一掀，不慌不忙从轿子里走出来，问道：

“你们聚在衙门口大吵大闹，成何体统，是何道理？”这县太爷话音才落，那麻子揪住卖粥老汉的前襟上前答道：“禀告老爷，你上任好几天了，小的们穷忙，不曾有空拜望你大人。今日我们约好到衙门里来拜见老爷，不想老爷出门办公务。本来我们想回去，改日再来，又怕太爷说我们不孝敬，所以就在衙门口迎候您了。偏偏这个老头儿眼中没有你老爷，故意扰乱。他不早不晚，独独在你轿子来了，把个粥罐子砸了，有意惊动你老爷，请老爷严加问罪！”

老汉忠厚老实得要命，他的衣襟被那麻子揪住，一点也不还手，只是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老爷恩典，容小人禀告。小人实在不是故意挡驾扰乱。小人家中有个瞎眼老婆和三个儿女，全靠我卖稀粥糊口。今日不知哪个缺德的将小人有意绊倒在地，粥罐砸坏了，一文钱卖不到，全家得饿一天肚子。小人受冤，求老爷替小人作主。”他说着说着，眼眶子里头不由得滚下一串串老泪来。

郑板桥把老汉望望，真正忠厚老实，实在可怜，喝令麻子把手松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腰腿滚圆的胖财主，上前一步，朝郑板桥作了个揖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仔仔细细，这老头子确实不知是被哪个缺德的绊倒的。真是伤天害理呀！老爷身为父母官，理应给百姓作主，查个水落石出。不然的话，天下就没有王法喽，你老爷日后的话谁也就不听了！”

郑板桥转过脸来，将这财主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此人穿长衫马褂，油头肥脑，说话的时候两个老鼠眼滴溜溜地直转，一看不象个正派人，便问：“既然你先生看得分明，是哪个缺德的人，做的这桩缺德的事吵？但说无妨！”胖财主两只老鼠眼又滴溜溜转了转，装模作样地说：“大老爷哎，我呢，说句公道话，一不怨天，二不怨地，作孽的是块七棱八角的大青皮石头。嗨嗨，这倒要请你大老爷明断明断！”胖财主的话一落，一批地痞恶棍，就象乌鸦一式，七嘴八舌附和上了，都说：“这话不假，真是千真万确，我们亲眼所见。人常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们七八十来双眼睛看见的还得讹错，不会哎，是石头作的孽，你大人明断好嘹！”旁边的老百姓气愤不过，都说：“老爷！粥罐子是被麻子这帮人故意撞翻的。麻子还打了老汉几个耳光，不信你望，一个巴掌五条杠，清清楚楚的。请求老爷审处。不把这些千刀万剐的收拾收拾，范县街上就不得太平，老百姓就没得安稳日子过。”一霎时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各说各的理，吵吵嚷嚷，弄得衙门口象是翻了老鸦船，叽叽呱呱闹翻了天。

郑板桥本来心中有八成数，看了一阵，听了一阵，有了

九成数，现在吵吵嚷嚷，他有十成数了。“要死啊，你们竟捉弄起我郑老爷来了。我不会有便宜枣儿让你们吃的。”眼睛一眨，就想了一条对策。郑板桥故意显得郑重其事的样子，问财主他们道：“照诸位说来，这块青皮石头，是砸碎粥罐，惊扰我县太爷的罪魁祸首啰！”胖财主一听：“正是，老爷！”地痞恶棍紧紧跟上：“老爷，正是！”郑板桥又问：“谁能作证？没人作证我老爷就不好审这个案子了！”麻子一听来神了，单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审这个石头案子？于是他就说了：“老爷哎，你放心，小的们都是亲眼所见的，可以作证！”郑板桥一听立即吩咐衙役：“我老爷今天就审审这罪魁祸首，快给我将青皮石头绑到大堂上去！”他又转过脸对众人说：“既然是诸位亲眼所见，那就一齐请到大堂上作证吧！你们如若不去，我审石头它赖帐，这案子就不好审了！”财主恶棍心里好笑：你这位老爷怪到家了，自古哪有审石头的？我们倒要去看看你如何审法。于是，便一个声说：“小的们愿去作证！”这时候，围在旁边的老百姓着急了，都替郑板桥捏着一把汗。本想劝说：“老爷！这是他们玩的圈套，您千万不能上当。”骨子里头着急，打心坎上这样想，可嘴上又不敢说，怕呢，怕这些地痞流氓恶棍！

一会儿，郑板桥倒背双手，大摇大摆在前头走，衙役们抬着五花大绑的青皮石头后跟着，老汉、胖财主、麻子和一些地痞恶棍呼呼啦啦一齐拥进县衙，进了公堂。公堂上威武哪，两厢一字儿排开站的衙役，有的扛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的大牌子，有的手执板子、水火棍，一个个双目圆瞪，表情威严；大堂正中的太师椅上坐着郑板桥郑大人；堂前一边跪着卖粥的老汉，一边是五花大绑的石头，两旁就是胖财主、大

麻子一帮证人。堂上气氛严肃，鸦雀无声，连大气也不敢喘。

惊堂木“叭”地一敲，开堂了。郑板桥端端正正坐在堂上，手指青皮石问道：“好个可恶的石头，你因何无事生非，将老汉粥罐砸破？快快给我如实招来。如若不招，将你砸个粉碎，扔进粪坑！”郑板桥连问三遍，青皮石头不开口，郑板桥又将惊堂木一敲，喝道：“来人！给我将它拉下去，重重打它四十大板！”

衙役们心想，这位新老爷好玩呢，打这石头有什么用？可又不敢违拗，只好答应一声“喳！”他们也没有将石头拉下堂去，当着郑板桥的面，举起木板“叭哒叭哒”一五一十打将起来。手上打着，嘴上还要数着，活象个真的！这时候，站在两旁的胖财主、大麻子和几个地痞恶棍，一个劲儿地挤眉弄眼，暗自发笑。

坐在堂上的郑板桥，根本无心看衙役打石头，暗暗瞟着胖财主、大麻子一帮人。看见他们正在挤眉弄眼，得意忘形，突然大声问道：“你们几个本是上堂作证之人，不好好听我老爷审案子，暗中捣什么鬼？”胖财主回道：“老爷，小的们只是发笑，并没有捣鬼！”郑板桥又问：“因何要笑？”大麻子抢上去答：“笑老爷执法如山，赏罚分明。可惜，这青皮石头是没嘴的哑巴，就是审上三年五载，打上千儿八百，怕也供不出一句话来！”郑板桥突然故作惊讶说：“怎么，这石头是哑巴，不会说话？”众人答道：“千真万确，不会说话！”郑板桥又问：“没有嘴巴没说法，它可会走动？”众人笑道：“老爷，石头生来不长嘴不长腿，怎么会走？咳咳咳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郑板桥猛地把惊堂木“叭”地一敲，霍地从太师椅子上站起来喝道：“你们明明知道这青皮石头一不会讲话，二不能走动，它何以能欺负这卖粥的老汉，成为砸碎粥罐的罪魁祸首？这分明是你等存心不良，嫁祸于‘石’，欺骗本官。欺官如同欺父母，我今天对你们决不轻饶！”随即喝令左右，“这帮无赖，欺骗本官，罪不可恕，一人四十大板，赶出堂去！”

这一下子可把这伙财主恶棍吓得屁滚尿流了。他们虽然不曾亲身尝过打板子的滋味，可是晓得这罪是不好受的。刚才噼哩叭啦打石头打得多重，要是那板子落到自己屁股上，肉打不烂了也得脱掉三层皮的。妈妈哎，不要说四十板子，就是一板子两板子也受不了啊！这时候几个人懊恼呐，原来打算寻衅闹事捉弄郑板桥的，没想到反而被他倒“捉”了，想赖赖不掉，想溜溜不了，这不是搬起那块青皮石砸了自己的脚，有苦也说不出！现在又是在公堂上，老爷的话就是金口玉言，一声叫打，衙役就把板子高高举起来。平时你不要以为这些地痞恶棍耀武扬威，一见到那个粗粗的板子，根根汗毛也就倒竖过来了。衙役的板子还不曾落下来，他们就一齐扑通跪到郑板桥面前，如同鸡子啄米一式磕头求饶。郑板桥呢？自然有他的算盘。起先高低不开口，等每个人打了十板八板子了，郑板桥忽然叫：“住手！”立刻吩咐一个衙役拿来一只箩筐，摆在堂前，说道：“你们既然磕头求饶，本官也不为难你们。先打这十板子，还差三十板子。这三十板子怎么办？我想两个办法由你们选。一个办法是继续打，三十板子下来谅你们不瘫也得瘸；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愿挨板子就在箩筐里留下赎罪钱，给了钱，本官就放你们回去！”你

想想，这些家伙谁不贪生怕死？一个个说：“愿意给钱，愿意给钱！”他们丢下板子钱，一听郑板桥让他们回去，便拔脚飞奔，兔子的孙子没得他们跑得快！

财主恶棍溜走了，留下满满荡荡一箩筐的钱，郑板桥把那个卖粥的老汉扶起来，将满筐的钱全给了他，还好言好语安慰了老人一番，又着人送他回家。老汉本以为要挨板子，不想一下板子没有打，还得了这么多的钱，感动得不得了，逢人就说：“咱范县造化了，来了个青天大老爷！我亲眼看见的，是青天大老爷！”打这以后，范县的豪门财主、地痞恶棍收敛得多了，再不敢明目张胆的欺侮百姓和算计郑板桥了。

青天大老爷郑板桥判了这宗案子，名声大了，过去有些受冤的、蒙屈的，都到衙门来递状子，喊冤的喊冤，叫屈的叫屈。一天傍黑，郑板桥在外头办完公务回衙，走到门口，一位老妇人双膝跪地，递上一张状子。郑板桥将老妇人扶起来，叫她先回去，就带着状子进了衙门。吃过晚饭，他把状子摊在蜡烛光下细细一读，不觉怒从心头起，恨从脚底生。当下他就带了两个衙役，星夜赶到老妇人家查访，只见老妇的丈夫正躺在床上哼呐！老人一看来的两个衙役就是那天打他板子的，一气之下操起床头的拐杖就打，幸好被郑板桥和老妇人挡住了。哎，这就怪哪。你这个冤案碍这两个衙役什么事？人家是陪郑板桥郑青天来查访的。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果是不碍这两个衙役的事么？碍呢。约摸一个多月之前，郑板桥还没有上任。有一天，老夫妻两个将两头辛勤劳碌喂肥了的壮猪用车子推到街上去卖。钱才拿到手，被大麻子一帮地痞恶棍看见了，几个人嘴一歪，来花头

了，硬说他的钱少了，被老头儿偷走了，其他几个地痞作证，一把将老头儿拖到衙门里头，随即递了一张状子。上一任县太爷和胖财主、大麻子这些人合穿的一条裤子，歹毒得很。当下就升堂，老人始终不承认，说是自己卖的猪，卖给某某店某某人，不信去查。老爷桌子一拍，喝道：“还查什么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给我拉下去，重责三十大板！”三十板子打过了，老人没有招供，一连声地喊冤枉。老爷怒了，喊道：“再打三十板，看他招与不招！”这后三十板子打重了，一二三……地往下数，数到二十九板子，老人一声惨叫，昏过去了。两个衙役一望，不好，大腿骨打断了，才免了那一板子，打了五十九板子。老人两头壮猪钱被大麻子他们敲竹杠敲走了，还落了个残废。今天看见面前站的正是那天打板子的两个衙役，当然眼中冒火。

郑板桥劝慰了老人几句，答应为他伸冤。老人知道了说话的就是郑青天大老爷，气也就消了一大半。老妇人见到傍晚递的状子，夜里县太爷就下来查访，激动呐！乡下老太婆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，趴下来就磕头唱喏，求老爷作主为她家伸冤。郑板桥坐下来，慢慢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，就告辞了。

郑板桥从老妇人家出来，走了没多远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眼看要下起大雨来了。当时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急人哪！两个衙役忙说：“老爷！前面不远有座破庙，咱先到庙里躲一躲雨吧！”郑板桥连连点头：“只好如此！”于是三人紧跑几步，进了古庙，上了大殿，点上蜡烛，大雨哗哗地就象瓢泼似的下起来了，一口气下了个把钟头也不住点，郑板桥就说：“天也不早了，就和菩萨做个伴儿睡一夜吧！”

这是一座千年古庙，俗称火神庙。庙虽不小，香火不旺，庙里不见一个和尚，四壁冷冷落落，自然也没有吃的。好在身边还有三个窝窝头和三只熟鸡蛋。半天没有吃饭了，一个个都饥肠辘辘，两个衙役说：“老爷，三只鸡蛋你吃，三个窝窝头我们两个人分。”

郑板桥皱起眉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十分认真地说：“我们一起出来的，应当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今晚一个人一只窝窝头，还有三只鸡蛋明天当早饭，一人一只。”

窝窝头一下肚，大家提了提精神，可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

半夜三更，人一个个也萎了，要睡觉了。庙里又没得床铺，不能象泥胎似地在庙里坐一夜，一看，神台前面有张长供桌，郑板桥收拾收拾，就在供桌上和衣躺了下来。两个衙役，一个在门口守着，一个在神台上躺着。他俩怕夜里出什么事惊动老爷，决定轮流睡觉。人家郑大人太辛苦了，白天忙案子，夜里还要查访。范县前前后后也有好几任老爷了，他们不是吃，就是玩，晚上跑婊子院，多快活。人家郑大人就是天天为老百姓办事，苦呐！应当让他睡个安稳觉！

衙役头一挨到神台就呼呼入睡了，郑板桥呢，却睁着双眼，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。他想起出现的一宗宗案子，盘根错节，十分蹊跷古怪，百思不得其解，难免忧心忡忡。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实在困顿难熬，才不知不觉阖上双眼睡着了。忽然一阵阵窸窣之声，越来越近，越响越欢，郑板桥猛地坐起身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两只老鼠在偷那三个鸡蛋。本来三个鸡蛋是放在褡裢里的，因为衙役要枕着褡裢睡觉，怕压坏鸡蛋，所以就把它放到砖台上了。这庙里的老鼠多得

很，就是在大白天，老鼠也是窜出窜进的，毫不怕人。这个火神庙的老鼠平常吃供品惯了，现在看见砖台上有三只鸡蛋，本来早就要下手了，无奈郑板桥没有睡着，不敢来偷，好容易等到天快亮了，听见了鼾声，大概以为郑板桥睡着了，好下手了。郑板桥呢，看着老鼠偷鸡蛋有趣呐。先是一只老鼠蹑蹑窸窸爬上砖台，伸出前爪拨拉鸡蛋，然后紧紧抱住，一翻身便骨碌碌滚下砖台来，仰面朝天，背贴着地，躺在地上。另一只老鼠嗖嗖嗖跑过来忙咬住它的尾巴，就象拉黄包车一样，一个劲儿往窝里拖。整个偷蛋过程，郑板桥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本来可以把老鼠吓跑，将鸡蛋留下。可他真是个怪人，一生读了许多诗文，画了数不清的兰花竹石，可象今天这般妙趣横生的偷蛋事儿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呢，真是花钱难买的好戏，舍不得惊动它们。就这样，他眼睁睁地望着两只老鼠将三只鸡蛋拖进窝里去了，这才站起身来哈哈一乐，打了个哈欠，看看天色已经亮了，两个衙役一个趴在神台上打呼噜，一个坐在大门口的凳子上歪着脑袋打瞌睡。郑板桥心想，范县这么多冤案，大都是苦打成招的。虽说大多数是豪门财主地痞恶棍同衙门里头的人勾结起来干的，和这些衙役关系不大，可是，不少老百姓被打成残疾，难道说和这帮衙役毫无瓜葛么。就拿这位老人来说，如若打板子的人能体恤民间疾苦，手下能留一点情，总不至于把骨头打断。我何不拿这老鼠偷蛋的事儿教训他们，也好让他们尝尝苦打成招的滋味，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，日后也可以同情那些受冤蒙屈的百姓，做到手下留情，暗中关顾。心里这样想着，手就通通通连拍三声供桌。一边拍，一边朝两个衙役嚷道：“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我老爷升堂了！”

两个正睡得蒙蒙眈眈的衙役，听到老爷要升堂，呆呆地站在供桌前头揉眼睛，觉还没有睡醒呢！他们嘴不说心想，你老爷夜里睡得快活呢！我们两个好心好意轮流把门，让你睡个安稳觉，生怕冒冒失失来两个不三不四的人，荒郊野外的，吓坏了你太爷。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小的，让我们多睡一会儿。现在，睡得呼呼的你把我们喊醒了，说要升堂。好玩呢，庙里除了几十个泥塑的菩萨，就我们两个小人，别的鬼都没得一个，升堂做什么？老太爷不要是做太梦呵！不会，不会，老爷做事向来有板有眼，有条有理，不会是玩话，或许有什么紧急事呢？啊呀，再紧急的大事也要到公堂上再说，真是真是……他们嘴上说着“真是真是”，还是来到了供桌前头，整整衣冠，听老爷吩咐。

郑板桥往供桌上一坐，先打量打量年纪大的老衙役，又打量打量年纪轻的小衙役，而后又同时把两个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又打量，把两个衙役打量得五颠六颠的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过了好一阵郑板桥才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方才谁在门口看大门的？”

老衙役说：“是小人！”

郑板桥一下子板起面孔，将供桌一拍，喝道：“大胆的奴才，你可知罪？”

老衙役一听吓呆了，扑通朝下一跪说：“小的不知，小的委实不知！”

“你做了坏事还装蒜！”郑板桥手指桌子说，“我问你，这上面的三个鸡蛋哪里去了？”

老衙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爷，小人实实在在不不知道！”

郑板桥怒喝道：“呔！分明是你肚子饿了，趁我二人熟睡之机，偷偷拿去吃了，你要如实招来，否则罪加一等！”

老衙役一听是这么回事，连忙叩头分辩：“老爷在上，这鸡蛋真的不是小的偷吃的，小的真的没有偷吃鸡蛋，不信有菩萨作证！”

“住口！”郑板桥满面怒色，拍案而起，“菩萨是泥塑木雕的哑巴，它能作证？犯下罪孽还敢狡辩，给我打！”

老衙役又求饶道：“老爷，如若菩萨不好作证，哪怕把我的肚子拿刀破开来，看看我有没有偷鸡蛋吃！”

郑板桥大发雷霆：“一派胡言！拉下去给我狠狠地打他二十大板，看他招是不招！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！”

老衙役喊道：“冤枉啊，老爷！”

郑板桥跳起来：“喊冤枉再加二十！”

小衙役心想：这鸡蛋我没有偷吃，我自己有数；老爷更不会偷吃，又没有外人来，恐怕就是你这老馋猫偷吃的！你就不想想，总共只剩下这三个鸡蛋，你就一个人独吞？我就不说了，还有老爷在这儿呢，要先尽老爷吃哩！郑老爷不同旁的老爷，他不会一个人独吃，让我们站在旁边瞪着乌鸡眼睛望得淌口水的！咳！难怪老爷发火，连我都要发火，该打该打，一点也不冤枉。于是，他操起板子，听从老爷的吩咐，拽起老衙役准备给他吃二十板子。

老衙役在衙门里当差二十几年，晓得打板子的厉害。他自己就打过不少人，打轻一点屁股也要肿多高，打重一点不是屁股要打烂了，就是断筋伤骨，叫你几个月不能动弹，甚至残废终生。今天，一听到要打他的板子，顿时浑身发抖，脸色苍白，没等板子落到他屁股上，老衙役就连声讨饶了：